

香港的

廣角鏡出版社編

第一集

明日

今日

一

星



香港的明日之星

第一集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香港的明日之星 第一集 廣角鏡出版社編

廣角鏡出版社出版
香港莊士頓道195-7號八樓
電話：5-753877

太古印刷公司承印
1985年4月初版

華風書局發行
莊士頓道184-6號
電話：5-749495

定價：HK \$24.00
ISBN962-226-082-9

目 錄

劉迺強會參與治港嗎？………	梁木	1
「港人協會」的台柱， 社會學家李明堃………	黃國權	9
梁錦松：從學運人到年青銀行家·黃國權		18
梁振英：中國政制改革與 香港地產市道前瞻………	史樂高	29
香港的中國貿易專家——周安橋…黃國權		45
陳坤耀教授暢論中國和香港前景…史樂高		56
香港女新聞處長——張敏儀……本刊記者		72
七易其位的詹德隆………黃國權		85
選舉學專家——關廉豪………黃國權		96
浦炳榮：我走建制內的 羣衆路線 ………吳文心 黃國權		106
盧龍光籌組政黨？………黃國權		118
教育界中的新星——李汝大………黃國權		125
衝勁十足的婦權分子——蕭婉玲…黃國權		136
論《我們接受時代的挑戰》………愛 碩		145
明日之陞？		
曾蔭權：未來公務員大有作為………史樂高		150
社工力量不容忽視 ——麥海華論社工參政…史樂高		161

劉迺強會參與 治港嗎？

梁木

劉迺強的生平簡歷：

1947年出生於香港

1967年畢業於香港聖保羅男女中學

1970年畢業於香港大學（主修經濟、副修統計學）。

1970至73年間，在香港大學任統計系助教。

1973年，在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從事經濟研究，
並創辦過一份《工貿雙周》雜誌

1976年後從商至今。

1983年1月，任灑點主席。

筆名艾凡，經常在《信報》、《廣角鏡》、《東方日報》、《文匯報》與及一些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

其著作有《小商人三十六忌》及《港人治港，
行！》，皆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又與曾澍基、方
卡謙等合著《五星旗下的香港》，由曙光圖書公司出
版。

滙點主席、作家、小商人

可以從三方面來看劉迺強。作為近年鋒頭最勁的政治活躍分子之一，他擔任「滙點」這個組織的主席；作為一個專欄作家，他以艾凡的筆名，從《信報》、《廣角鏡》，寫到《東方日報》；而以其職業而論，他倒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商人。至於他發表的《小商人三十六忌》，有沒有使他致富，這就要看看日後的發展。

平情而論，從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香港的青年學生運動中，劉迺強只是初期有過參與，1970年在大學畢業後，一方面自己認為已沒有學生身份，另一方面又認為自己不夠政治化，所以已沒有直接參與中文運動和保衛釣魚台運動。這跟「滙點」部份中堅份子的出身顯然不同，他們當時正好是最活躍的積極份子。

放眼世界 胸懷祖國 立足香港

不過，劉迺強的政治生涯雖是慢熱，論其政治思想的發軼卻是相當早。他表示在香港大學唸書時，正受到1967年左派暴動的衝擊。而當時的回應，自然是「反對左仔」，在意識形態上跟左派抗衡。從1970至1972期間，他在港大亞洲研究所學習中國問題和唯物辯証法，開始認真研究中國現代的發展。劉迺強表示，在這段時期內，他的思想開始發展到接近日後學生運動中「社會派」的傳統，便是「放眼世界，胸懷祖國，立足香港」，對於中國的政策，主要是持批判接受的態度。

◆據說·廖承志生前對艾凡（劉迺強）的幾篇文章相當重視。



他為什麼忽然活躍起來

可是，劉迺強在政治上活躍，開始與其他活躍份子組織「灘點」，只不過是最近這兩年的事。為什麼政治上他忽然積極起來呢？

劉迺強是這樣回答：自1997香港前途問題的出現，與「港人治港」的提出，是一種歷史契機，不能逃避的，通過這個歷史契機，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可能不用大犧牲，可以不用付出大代價，便可以對香港和中國的發展，產生必要和深遠的影響。

進一步澄清這個答案時，劉迺強承認事實上至少至目前為止的「灘點」，論其社會代表性，是代表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組織。但這樣一個組織對香港與中國究竟可以發生什麼影響呢？

劉迺強首先是一般地指出在中國歷史上主流文化與邊緣文化的關係。他指出中國歷史雖是以漢族為自給自足的中心，但從漢朝之匈奴，唐朝之突厥，以至

元清兩朝所代表的蒙古人及滿族人之治，說明了一個事實，便是主流文化必須同時吸收邊緣文化，才能有更大的發展。就是主流文化與邊緣文化互相對立，客觀上主流文化還是要受邊緣文化的影響，並因而發生作用。這是抽象地從一般層面的說法。

具體而言，劉迺強說，今天中國的主流文化，當然便是目前在中國大陸實行的那套社會主義制度。而香港代表的，卻是邊緣性的角色。在一方面，代表主流的中國本身是相對封閉的，發展到極端而苦無出路，所以近年要進行各方面的嶄新嘗試。另一方面，香港是個國際化城市，本身的特點是開放的，雖然在社會制度上與中國不同，但畢竟有很多地方值得中國借鏡，例如不同的管理方法，以至政治上不同的運作方式，都可以提供中國現時體系不同的出路和參考。所謂歷史契機，所謂對中國的影響，便是出於這種主流文化與邊緣文化的關係上。而「灝點」的工作，只是順應這個歷史趨勢而已。

香港日後很有發展

劉迺強對香港及中國基本樂觀的其中一個因素，便是由於北京已再三申明保持香港五十年不變，而中國的主流方面，顯然已開始發生頗大的改變，例如容許個體經濟，大事發展經濟特區，甚至對僱佣勞動、剝削制度、國家資本主義這些問題的主義和政策，也有了新的提法。如果大勢繼續，這樣發展下去的話，他認為香港可以扮演一個相當大的積極推進作用。

無可疑問，「灝點」在香港前途問題上，是鮮明地突出支持「港人治港」。其實說得精確點，應該說是主張「港人民主治港」。無論如何，在頗多人的眼

中，支持「港人治港」便是支持中國，甚至有認為支持「港人治港」的，便是中國的應聲蟲。劉迺強的看法是這樣：他和「灝點」中頗多人都同時認為，在現實上，中國政府是唯一政府，但政策上是否合理，卻是另外一回事。

事實上，「灝點」草創前，部分始創人發表對香港前途問題的意見時，往往在肯定香港必須歸還中國時，同時表示一個國家民族與一個國家民族的政權往往是兩回事。不過，在有意無意間，人們往往忽略了這一點。

對於這十三年過渡期及一九九七年所實行的「港人治港」，劉迺強是否具備充足的自信呢？

他認為：民主是整個問題的核心。在這十三年內，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發展能否順利，就要視乎政府開放的程度，市民享有民主參與的程度。如果一切保持不變，由於港英的權威性及認可性已低降，不難出現跛腳鴨的局面，而這是可慮的。現在港府推出的代議制，雖然不是完全吻合「灝點」的主張，但這種變局本身，畢竟反映了香港邁向民主化的必然趨勢。在中國方面，劉迺強指出中國對香港實行民主的問題，是從反對，到提出三三制，到不積極贊成，到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公開指出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在1997年後，劉迺強認為，就要港人能夠民主治港，如何處理與中央的關係，還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不過，他補充說，這得在實踐中通過善意的方式來解決。

既然「灝點」主張民主，主張「港人治港」，政治上參與現有制度，便成為自然而然的事。不過，劉迺強指出，按照「灝點」的傳統，即過去「社會派」的傳統，這是很大的改變。過去社會派的傳統，便是

不與制度同流合污。原因？劉迺強說：「因為過去香港政府是反民主，反民族主義的，而且由於這個理由，他指出他和早期學生運動誕生的所有優秀份子一樣，從來也不去考政務官之類，根本不想往現成的政治架構中爬。但現在情況當然是轉變了。」

但政治上「滙點」要發生什麼作用？會沿那條路線發展呢？

劉迺強的看法是，至今「滙點」仍未找到自己的路，還未完全看得清楚。

「滙點」不應算是壓力團體

但是，劉迺強認為，「滙點」不應算是「壓力團體」，原因有二，一是「滙點」不從某種利益某立場出發，而是從香港整體利益與立場出發，二是「滙點」不是單為保衛或爭取某種利益，而是積極嘗試找尋「殊途」政策，*alternative policy*。雖然，「滙點」和其他壓力團體，關係是頗為密切的，很多時「滙點」會參加壓力團體的活動。

另一方面，劉迺強又強調，「滙點」不想做運動中心，突出本身的意識形態，政治上要其他團體歸順。他認為「滙點」應該作為一個好的推銷員，推銷「港人治港」，從事示範活動，希望更多人參與，沿這個方向走。

同時，他又不認為一種說法，謂「滙點」代表港大出身而不得意者的組合，劉迺強說不少滙點會員，在各自的領域中應算是有頭有面，他說「滙點」其實是個明星的組成。

作為一個專欄作家，劉迺強的文章給人的印象是



矛盾的。矛盾的地方在於，一方面他在報上教人如何致富，但另一方面又大義凜然地談教說理。對於市場人士而言，這種矛盾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是他們相信小商人艾凡，便不相信大談政論的艾凡，甚至認為這是投機作狀。對於這一類問題，劉迺強的看法是，人往往是多面化的，只是現代的傳播媒介經常慣於將個人的公共形象簡單化而已。

劉迺強同時亦申冤，他並不如有些人所說，替《文汇报》寫稿時左得很，在《信報》則持平，在《東方》則迎合讀者，他認為自己的觀點一致，只是表達方式及時間性不同而已。

一個人可能會是多面化，這句出自劉迺強之口的話，也許是他本身最好的寫照。

艾凡會參與治港嗎？

作為「灘點」的主席，他當然繼續全盤投入，並

無怨言。同時他說考慮在局面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全職擔任政治工作。可是，劉迺強卻不住埋怨自己政治野心不足，而這本身已是壞事，因為像他這樣的人也野心不足，況且其他人。其次，儘管他政治野心不足，但他已感到目前分身兼顧的政治工作，在家庭和事業上已經產生衝突。

劉迺強聲明，他不想做官，不想當議員，除非情況是迫不得已，才作考慮，因為當官做議員都是一種貢獻。

按照劉迺強自己的說法，原來他深受佛家影響，再出世而入世，所以才有這種想法，例如不會逃避責任，亦知責任為包袱，不會逃避客氣，但不自以為了不起，不會逃避錢財，但亦不着緊。

1984年10月，他被邀請參加建國35周年國慶觀禮，及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簽署，他都出席觀禮，看來他是屬於香港未來的人物。

「港人協會」的台柱

社會學家李明堃

黃國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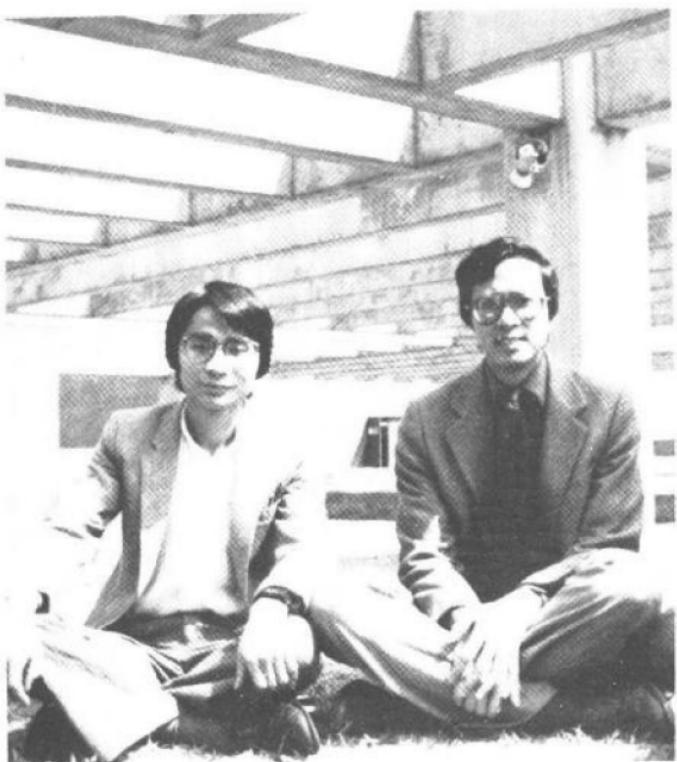
談到香港的人才問題，就記者所接觸，當前存着兩種極端的意見：一說1997的震撼會導致人才外流，香港亦會由此而慢慢褪色。相信這是目前一些香港人心底的想法，不過，也有持相反意見的人。正如一位在中大研究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教授朋友告訴記者，由於香港社會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在一個充滿了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色彩的社會中，新一代人才是會待機而動的，換言之，香港的人才代謝率實在是非常高。舊一輩去了，正好提供新一代冒頭的機會，現今，港府不是有很多三十來歲而身任要職的政務官嗎？若是沒有67暴動，使大批外籍高官離港，這批三十多歲「後生仔」，恐怕再過十年也撈不到目前的位置。吾友方卡謬稱，這就是亂世出梟雄。從這個角度出發，97不外是一局人才音樂椅的遊戲。

姑勿論如何，香港政府確實非常重視這一批年青社會才俊，頻頻向之微送秋波，尤德爵士亦曾私下在鍾逸傑官邸會見一批三十來歲的青年才俊，聽取他們對香港前途、政制改革以及社會問題的意見。其中一位記者將要介紹的青年才俊，就是理工學院社工系高級講師、「港人協會」支柱之一的李明望先生。

香港社會學家

外傳有數位年青講師經常與鍾逸傑見面，交換香港社會及政治問題的意見。據悉，中文大學社會系某劉姓講師是其一。至於李明望是否其中一員，則不得而知，為免尷尬，記者訪問當日也沒有直接提問。不過，記者接觸過很多圈內人士，都一致認為他是一個年青有為的社會學家。與一般時事評論員不同，李和劉的文章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式：將社會學理論本地化、生活化，這可算是一個真正的香港社會學家（Sociologist of Hong Kong）。他們的文章，往往給人一種「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的感覺。

記者對他還有一個深刻的印象，話說在82年7月某天，在某一中文雜誌的股東大會上，他向那位雜誌總編輯提問了一個相當敏感的問題：一個編輯參加社會活動及發表個人意見，這些意見會否影響雜誌社路向及形象呢？至於那位總編的答話，記者大都忘記了，好像不外是門面之語，說個人意見和雜誌取向是完全兩回事。……記者接觸不少雜誌界圈內人士，發覺像李明望所欲說的現象是相當普遍的，即是說，本港雜誌還脫不少個人化的階段（Personalized）。從他一言半語中，足見他認識問題的深度。



李明埜（右一）是「港人協會」的台柱之一。

理 性 人

記者對他的第二個印象是從他所寫的理論文章獲得的。他所寫的全部都是客觀理性的文章，可算是一個理性人（Rational man）。理性人的意思：第一，他具有較佳的邏輯及抽象思維與理論建構能力，這一點不難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來。第二，理性人往往是感情表達力較遜，或者將感情用理性語言表達出來，這可能是理性人的通病。當然，李明埜是否有些通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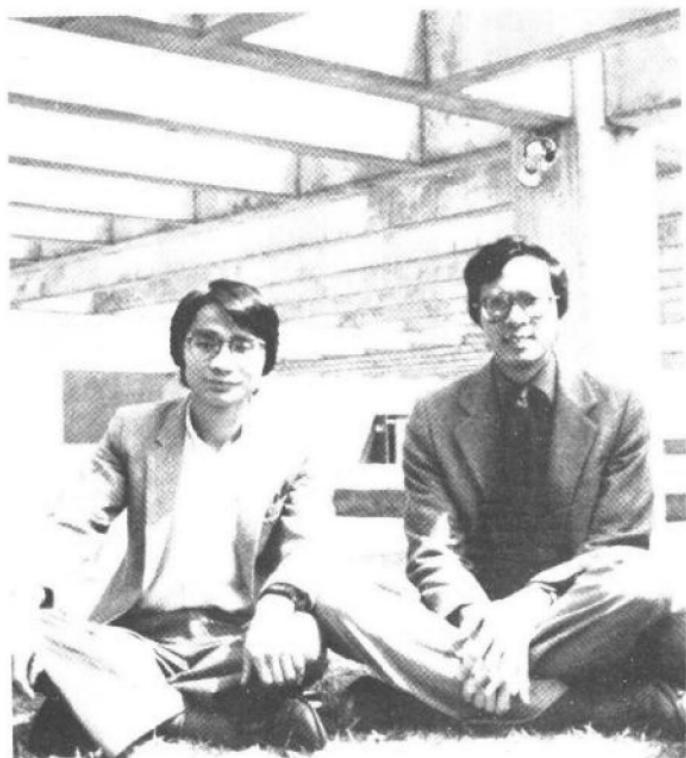
由於只有一次親身接觸訪問，不能妄下結論，不過，他確是較少表達他個人的背景及生平事蹟，所以記者的個人專訪，有點兒失水準。

選舉院是港人民主治港的出路

既然我們較少談到個人問題，便圍繞一些社會及理論問題來討論。當前最熱門的，還算是政制改革的題目吧。

無可否認，現今香港存有一股民主化改革政制的潮流，似乎是歷史潮流不可抗拒。然而港府亦有意開放政制，使香港人自治。李明望認為，政府的施政的理論根據，一向是採取中庸之道，她的基本考慮是：如何在有效地建立一個穩定及有效率的政制的同時，盡量減少所產生的副作用。他認為，如果擴大區議會的權力，那末就意味會削減或是取消市政局的職權。目前來說，不是好事，因為市民缺乏一層參與及鍛練的政治架構；而政府為何要設立區域議局，也隱涵着這個意思。他說：「相信政府曾經慎重地考慮過市政局的存廢問題，結論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改變越少越不致會影響香港的政治穩定。」

他繼續說：「市政局現今有民選議席，將來的立法局也肯定有民選元素。政府大概的日程是：待香港的南北議局制度設立後，至88—89年度會實施間接性選舉，立法局部分席位將留給區議會民選議員互選出來。肯定來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的政治建構是緩進的，而最有可能出現的形式是由區議會及南北議局民選議員組成民選議員選舉院（Electoral College），分區選出一些代表進入立法局。我相信這是最可行而中國也會接納的政制改革方案。」



李明望（右一）是「港人協會」的台柱之一。

理 性 人

記者對他的第二個印象是從他所寫的理論文章獲得的。他所寫的全部都是客觀理性的文章，可算是一個理性人（Rational man）。理性人的意思：第一，他具有較佳的邏輯及抽象思維與理論建構能力，這一點，不難從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來。第二，理性人往往是感情表達力較遜，或者將感情用理性語言表達出來，這可能是理性人的通病。當然，李明望是否有些通病，